

本书是一本有影响力的书。凡是读过这本书的人，没有不被它对于“全球人”这一强有力的、见解深邃的、充满希望的概念所感动。

威廉·特勒，《法斯特公司杂志》创始主编

这本书对我们地球社会的看法具有强劲感染力，对未来有着精彩的观点。应当要求所有总统和国会议员候选人来读读它。

卢·加兰博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历史教授，《艾森豪威尔文件》主编

ISBN 7-5011-5466-X



9 787501 154661 >

ISBN 7-5011-5466-X/C·51

定价：23.00元

我是“全球人”

无国界生存者宣言

[美] G.帕斯卡尔·扎卡里 著

G.Pascal Zachary

林振熙 刘鸿基 衷爽 译

新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是“全球人” / (美) 扎卡里著; 林振熙等译.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01.12

ISBN 7-5011-5466-X

I. 我… II. ①扎…②林… III. 社会人类学-案例-研究
IV. C91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84732 号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01-1205 号

The Global Me: New Cosmopolitans and the Competitive Edge

Copyright © 2000 by G. Pascal Zachary

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s only) Trade Paperback copyright ©
2001 by Xinhua Publishing Corporation (Xinhua Chu Ban She)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Bedford Book Works
through Arts & Licensing International, Inc., USA

ALL RIGHTS RESERVED

中文版权属新华出版社

我是“全球人”

——无国界生存者宣言

[美] G. 帕斯卡尔·扎卡里 著

林振熙 刘鸿基 袁爽 译

*

新华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宣武门西大街 57 号 邮编: 100803)

新华书店经销

新华出版社激光照排中心照排

新华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2 印张 插页 2 张 269 千字

2002 年 1 月第一版 2002 年 1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ISBN 7-5011-5466-X/C·51 定价: 23.00 元

(若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 010-65895562 65897685)

•

赠给我的儿子利亚姆与女儿奥娜

16 c 97/04

译者的话

“全球化”这个词进入我们人类生活的时间并不长，但它却是如此频繁地出现，几乎成为政治经济领域中使用率最高的概念词汇之一。不过，全球化到底是一种什么样子，它对我们社会生活会带来什么影响，以及在全球化的世界里人类本身将可能发生什么样的改变？等等，都还是扑朔迷离、匪夷所思的问题。

一些关注未来的学者们展开思维的双翼，在浩渺无垠的想象的天国中翱翔，竭力想为人们描绘出一幅未来社会的蓝图。他们有人设想，全球化是人类文明的一次大混乱，像把米粒和豆粒混合在一起那样，米中有豆，豆中有米。也有人设想，全球化是人类文明的大交融，像是在文化的调色板上，把一点红与一点黄混在一起，调制成非黄非红的橙色世界。还有些美国人认为，全球化就是按照美国的模式将丰富多彩、五光十色的世界加以改造，把可口可乐和麦当劳的标志插遍世界每个角落。

其实，全球化仍然是一个十分玄妙的问题，还有许多今天人类预见不到的因素和人类设想不出的结局。但有两点是肯定的：第一，全球化将是相当漫长的历史进程；第二，它是人类社会发展中的一个不可逾越的阶段。600多年前罗贯中在他的《三国演义》中开宗明义写出“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千古名句。罗贯中的观点自然是纵观中华5000年历史得出的结论，恰好这种结论与矛盾运动的学说不谋而合。矛盾运动学说认

为：事物都在向自己的对立面转化。分裂到达极致，复归统一；统一维系到最后，趋向分裂。今日的世界，国家的数目由二次大战后的五十多个发展到近二百个，一些只有千余人口，不足一平方公里面积的地区也称为国家。疆界分割，体制迥异，成为人际交往和经济发展的障碍。是否现在到了趋同的历史阶段？

作为全球化先导的经济全球化，已经从上世纪 80 年代开始起步了。尽管现在的经济全球化，还只是个别领域个别行业中发生的现象，但它却是预告秋天来临的最初几片落叶。由此人们已经形成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必然趋势的共识。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映经济基础。那么经济基础出现的这种发展变化，会对上层建筑带来什么影响呢？如今与经济全球化伴生的科技一体化也逐渐形成气候，将来是否文化艺术乃至法律道德也将走向融合？显然，这是一个令人感兴趣的、可以带来无限遐想的课题。

再进一步我们还可以设想，这也就是本书作者所探讨的，除了经济、政治、文化领域的全球化之外，可能还有一个人类本身的全球化问题。作者多年从事美国硅谷的报道，发现硅谷所以能在新科技领域发挥领军作用，是由于它大量吸纳了中国、印度等国家科技精英的结果，也就是说融合了不同民族精神财富的结果。进而本书作者考察了日本和德国近年来经济发展滞缓现象，认为这是由于它们坚持单一民族、单一文化招致的恶果。由此作者提出人类本身也需要、而且必将走向全球化的人类学命题。众所周知，在当今社会，任何夜郎自大或抱残守缺都是愚不可及的观念，因而注定与现代进步无缘。但是，吸收外来文明或先进科技快慢，也并非是与雇用外来人才的多少成正比例。因此，日本或德国的经济发展滞缓，是否这就是惟一的或重要的原因，还是可以商榷的。

尽管如此，我们仍以为，作者这种独辟蹊径的分析问题方

法，有助于我们开拓思路，从不同领域和不同角度探讨经济和科技发展或停滞的原因，探讨人类社会的未来走势。这正是我们愿意将此书翻译出来奉献给广大读者的初衷。

参加本书翻译工作的共三位先生，林振熙翻译了本书前半部分从开头到第五章，第六和第七章是袁爽先生译的，而最后两章及结论部分由刘鸿基先生译出，刘鸿基还负责对全书校阅了一遍。我们希望能拿出一本译文准确、文字流畅的译著，但限于水平，仍难免有许多不当之处，敬请读者赐教。

林振熙谨启

2001年8月10日

序言 新世界主义者

我属于每一种肤色和等级种性，
我拒绝任何比我自己的多样性更好的东西。

——沃尔特·惠特曼

我们需要新人类……以拯救我们自身的停
滞。

——伦道夫·伯恩

在新的世纪中，多样性将确定各国的兴旺与繁荣，不同民族间的混血是强有力的。种族间、部族集团间和民族间的混合——不论在国内还是国外——都处于创记录的水准。混血儿是一种时髦。在一个联系日益深化的世界上，个人、社团乃至整个民族都从自己的近邻或遥远的大陆吸取力量和特性。不纯粹的、混血的、杂交的、有先天缺陷的、粗野愚钝的、黑蓝混合的、混交婚姻——所有这些人传承着人类世界，混合是人类新的准则。

这并非一种转瞬即逝的流行时尚，而是意义深远的变革。向纯洁无瑕、向平直坦荡、向一帆风顺道别吧，忘掉起源，忘掉原始，忘掉浑沌初分。这些都是尘封的往事，无法恢复的东西，如

大厦之倾倒，如高墙之坍塌。没有人可以力挽狂澜，把它整体恢复。纯洁性的卫道士们注定覆灭，抵抗是枉费心机。

本土主义者和光头分子风靡一时。民族主义者，挥动你们的旗帜，高唱你们的国歌吧。你激动也罢，焦虑也罢，都只是预示未来是平坦的信号。历史背离了你们，混合战胜孤立。它产生了创造力，哺育了人类精神，激励了经济发展及民族的繁荣。种族的、部族的及民族的类别区分，不再成为固定不变的藩篱及不可更改的传统。这些类别并不会消失，而是和万花筒中许多类别结合在一起，显示成瞬息万变的不同形象。

确实，世界是缤纷绚丽、多彩多姿的：有多达 5000 个民族群体，600 种正在通行的语言。这些群体的结合是令人惊叹的，而结合的再结合也是如此。混交远不会产生单调的同一性，而是繁衍出更多的多样性，这种强大的多样性将捍卫自身并持续繁衍。

对混血人的狂热赞扬是过迟了。他们毕竟是无处不在的，缺乏的仅仅是一只代表民族的族歌，一个民族的族徽，一个民族的信条。他们需要向世界宣告，这是他们的时刻。不需要更多的辩解，不需要在种族间、部族间乃至人与人之间作更多的选择。不要再认为，没有根就是有根的对立面。为自己的混血而欢呼吧，为多种多样的情感而喝彩吧。混血人并非个别的、偶然的产物，也不是非自然的、无法回避的碰撞，而是美好人性绽开的美丽花朵。整个社会能够拥有根与翼，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阻止混血民族的崛起。下面这种看法是不屑一顾的：即认为统一就必然要求同种同质，而胜利有赖于用一致性的毯子把不同见解严密地掩盖起来。

富裕国家实行混血，是由于它有百利而无一害，它们实行混血是由于它是根治停滞的良药，是革新求变的持久源泉，是在从事变革的同时又得以保留传统的行之有效的途径。

对世界富国而言，问题不在于是否保持多样性，而在于如何保持多样性。

根本的混合

许多美国人对多样性与多元文化的好处并不陌生，特别是对那些生活在移民众多的东西海岸的人们来说，更是不陌生。在全美国，种族与部族的混合是司空见惯的事，而民族杂交也早已既成事实。身份经常变化的人与日俱增。在西班牙后裔及亚裔人中有多达 30% 的人与外族通婚，在美国的大多数流行多种语言的城市，种族间通婚成为常事，尤其引人注意的是出现了种族混合者的再混合：在那些已是混血的群体中再混血的比例是最高的。人们逐渐意识到不纯带来的优越性。（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记者索利达·奥布赖恩的母亲是古巴人与黑人的混血儿，而父亲是澳大利亚与爱尔兰人的后裔。“今天我进入纽约地铁时，”她说，“大多数人的长相都和我一样——他们都是某些血统的混合产儿。”

尽管混血现象的支持者们尚无足够的词汇来描述他们、保护他们或颂扬他们，但他们在美国仍然赢得广泛的认同。可是众多美国人在对民族或种族间的通婚的看法上，仍然被过时的思想方法束缚着。多样性对美国全球竞争力是一个巨大的增益，这一点，尚未得到广泛的了解。国家的实力——政治的、经济的以及文化的——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多样性。那些认为民族混血影响国家团结并为此忧心忡忡的人，应该感到放心。国外的人们妒羨美国有能力缓和由于民族混血产生的各种紧张，并将其转化为建设性因素。但他们未能理解美国是如何实现这一点的，并对他们自己来实现这一点感到疑惑。

美国人也同样感到莫名其妙。60 年代民权运动中诞生的对

民族和种族的自豪感越来越失去意义了。美国不再是一个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货摊、可以兜售自己的食品、服饰、乐器或仪式的喧闹街市。在多元文化色彩不断淡化的美国街市上，每个民族集团都得到尊严和尊重，但是没有人对民族集团间的分界线提出质疑。成员们无法随心所欲地跨越种族间的分界线，他们的真正身份已被生物学或历史永久地铭刻在他们的身上了。

新的多元文化的美国人突破了上一代人之前的归化民身份，新美国人既生活在传统的民族主义特性之中，又生活在这种特性之外。归化美国人的老一代灿烂群星仍然对社会有制约的力量，表述美国的观点时有点像联合国人士，而事实上这些所谓的民族的血液已经互相交融渗透了，或者说，越来越以民族杂交的特性作为向这些集团表示忠诚的优先方式。人的一生要同许多层次交往，同哪个层次往来，同哪个往来，取决于环境背景。一位观察家说：“他们不是仅仅在分享文化混合的环境，而且在制造一种全新的交叉文化混合体，他们并不否认他们是什么人，也不试图把自己说成是另外的什么人。他们真诚地、实实在在地从另外的文化中吸纳一些东西，不是基于自卑感，而是因为觉得：‘太好了，我喜欢这个，这个真棒！’”

现在通行的种族分类不能描述这种新现实，不仅因为少数民族已丧失它的传统意义，种族也是如此。不妨看看沃尔纳特郊区的例子吧，这是南加利福尼亚的一处3.2万人口的家园。在这个小城镇的中学里，少数民族意识由来已久，但是学生们都支持一个自己并不属于其中的少数民族。亚裔学生提名一个黑人作为他们亚裔俱乐部主任。黑人学生会选举了白人作系顾问。一名操流利西班牙语华裔美国人是最负盛名的拉丁联盟的成员。另一个学生——他的双亲分别是埃及和菲律宾人——解释为什么这所学校的多样性如此受欢迎。她说：“我们毕业后要成为更优秀的人，因为我们已经学会如何相处，我们拥有一种优势。”

这并非只是说说而已。在沃尔纳特青年人舞会上，“泰国出生的女孩萨拉·威七，穿一件闪光的长外衣，神采飞扬地与一位高年级的黑人缓慢地跳着舞。这位黑人克里斯·马修斯，穿一身晚礼服的高雅风度暗示他正步入成年人的世界。还有一位叫杰西·韦特斯的白人，随着节拍器的节拍与他的非洲裔美国舞伴蒂法尼·帕尔默及一位拉美朋友史蒂文·卡萨多三个人跳扭摆舞。”诚如沃尔纳特的一位观察家指出的，“忘掉电视黄金时段播出的越来越多的纯白人世界节目……在这里，多样性已经是司空见惯的、舒适安逸的，而且是很酷的。”

新型美国人是活跃的、有创造性的、诚挚而且的确确是混血的。自由的观念根植于他或她们的灵魂深处，使他们有在大量的各式各样人的特性中选择的自由。民族自豪感是发挥这种灵活性的必不可少的条件，但是这还不够。这些新型美国人是更强的民族主义者。他们拥有根与翼。他们以自己的民族背景而自豪，但是不在乎在背景中增加一些新特征，因为他们明白这不会使他们失掉什么。对他们而言，混血意味着把民族自豪感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全方位地展示。他们从一个新的思路悟出一个古老的美国理念：“没有滴出全世界的血，你就不能滴出美国人的血。”赫尔曼·梅尔维尔在 1849 年的断言，不仅比以往更加适用于美国，而且适用所有国家。

混血的资本主义

混血化与当今经济与技术时代相适应。多样性表明，混血带来金钱，革新有利于混血。以成熟的方式处理多样性，是经济竞争力及民族活力的秘诀。

这是与常规的见识相抵触的。许多政治领袖、经济或社会评论家们认为，同种同宗的国家可以提高他们的竞争力并增加财

富，因此从实用的角度来说，这是一个值得的目的。在 20 世纪 80 年代的这十年中，当世界上两个单一文化大国，德国和日本，与美国争夺全球经济领导地位时，这种现象支持了单一文化社会比多元社会优越的观点。学者们及政策制定者们——更不要说普通的日本人或德国人——都夸口说，依靠“纯洁性”比依靠多元社会及多元文化更有效，而美国苦于多样性困扰，因此在与德国和日本的竞争中面临一种内在的先天不利。同时，由于这两个国家一旦需要外国的科学技术，他们能够直接进口技术。比方说，他们将技术和人分开，由此得以保持他们单一文化的优势。

德国和日本经过了十年较为停滞的状态后，这种论调在德国和日本失去了势头。在德国，大企业及政府官员们正在悄悄寻求办法开始大量输入熟练的和专业的工人——这是坦率地，虽然仍然掩饰性地，承认他们单一文化品牌的失败。在德国，这种转变伴随着重新致力于提高少数民族的地位以及重新确定同化的条件。而在日本景象截然不同，他们对接受外来者进入主流社会的主张甚至也感到不快。与德国相反，在日本没有任何大企业或文官领导人鼓吹建立多民族的国家。然而，日本影响很大的经济企划厅，强有力地敦促国人接纳更多的外国专门人才及其他训练有素的工人，以复苏日本经济的活力。隶属首相府的一个特别委员会呼吁日本社会更新观念，以便使日本在那些愿意到日本定居的人眼中更具吸引力。这两家机构主张让那些有才干的外国人更方便地获得日本国籍，今天甚至连那些在日本出生的外国血统的人也没有得到这种好处。两家机构的呼吁并不意味着日本将走民族混血的道路，但至少表明他们越来越意识到试图维系民族纯洁性是愚蠢的。

毫无疑问，各国的经济命运有沉浮，有兴衰。日本和德国的经济表现，与美国相比，可能在未来十年发生逆转。果真如此，那也是由于它们在新世纪中具备了成功的必要条件——这是似是

而非的现象，在当代，国家的成功是建立在它能够包容全新的民族混合的基础上的。每个富国——在这个问题上，每个人、民族群体及公司也是一样——面临着同样的核心问题：即如何保护你们的身份特征，或者说是从先辈继承来的种族的、宗教的和民族的归属，并使你们自己具有包容力，获得更多的依恋关系，进而在相互争夺、重叠的关系中取得平衡。

谈谈杂交人

用词不严谨就会使得多样性这个词含义十分混乱，人们往往用词是一样的，但含义大相径庭。我们需要新的词汇来表达这种意思。

比如“多样性”、“多元论”以及“多元文化”等词的含义都太泛，它们词义模糊。它们在关于移民水平和归化程度的辩论中，以及居主导地位的社会和文化方式应该向新来者让出多少地盘之类的辩论中已失去了意义。虽然“多样性”、“多元论”以及“多元文化”这样的词使用得很频繁，但是它们隐晦的意思比它表露得多。请考虑一下，这几个词中多元文化这个词可能是含义最深刻的、最根深蒂固的。它涉及少数民族社区这个概念，而保持语言及文化上区别于主流社会的独特性，则是于法有据的，并且美国或其他不同国家的公民也一向是这样做的。“多元文化还意味着承认特别的法律、条例及社会政策的必要性，以突破社会不同少数民族集团充分参与的障碍。”

以上这些词即使都可以适用，也只是个起点。“多元文化”这个词招致许多重要问题。哪种类型的多元文化？依据谁的条件来推行多元文化？哪条法律能够推进少数民族融入主流社会而不伤害他们的民族特性？哪条法律在“保护”少数民族及种族集团方面做得过分，从而使其成员愤恨不满，蒙羞受辱，不大可能

参加主流社会？多元文化论者如何看待被认为是一成不变的种族界线的消失？是否他们视跨越种族界线的人为自己民族的背叛者？如果多元文化捍卫者们试图保护不同集团的一致性，是否他们为了保护个人自由而设法建立多民族的联系？

由于“多元文化”这个词的不严谨，几乎每个人都可以宣称需要它。在德国，多元文化的外衣并未阻止政府解雇一名女教师，只是因为她在学校穿民族式披风或戴有宗教色彩的头巾，政府还驱逐了一名生在德国并在德国长大的 14 岁男孩，只是因为他的父母是土耳其生人。在加拿大，多元文化曾阻止一对法国父母让他们的孩子用英语做家庭作业，尽管母亲希望孩子这样做。在美国，多元文化论者是自由主义者和保守派，他们或者支持老式的同化政策，或者鼓吹集团分化。在多元文化的大旗下，他们可能支持，也可能反对美国人口统计局的决定，这个决定准许（在 2000 年）被质询人根据种源来确定自己的人种和民族类别。某些多元文化主义者把不信仰宗教看作是灭绝传统文化，可是另外一些人却视其为走向单一“种族”理想的必然一步，这种单一种族是建立在广泛的民族混合基础上的。

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即美国可以绕开某些多元文化主义者，同时既保持传统的特性，又保持新生的特性。多元文化主义者仍然不能接受（美国硬币背面的）这句成语：e pluribus unum（许多中的一个）。多元文化主义者感到自鸣得意的是，美国并不存在一个民族大熔炉，然而却有一个不断变化的个人和集团之间的联盟。他们迄今还缺乏一种语言来描述一个人如何能在一个地方混迹于众人之间，而在另一个地方恪守着传统的特性，在第三个地方又表现成为对多种文化依恋之情的折衷混合。因为他们缺乏这种语言，许多多元文化主义者，本应对跨越种族界线的美国人抱着同情之心，却被他们吓得目瞪口呆，并且不承认他们对美国的价值。

为了描绘这些类别的人物，我们需要新的语汇。这些看来是这么一回事——引用历史学家戴维·霍林格的话——“最好力争用一个旧词汇重新释义，比开发或通俗化一个新词为好。”

我喜欢的旧词汇是：“mongrel”、“hybrid”和“cosmopolitan”。每一个词都有些问题，但是当我们将新意义赋予它们时，任何一个词都堪当此任。

让我们先看看 mongrel，一个相当蔑视性的词汇，它表明“血统不纯”、“杂种”和“私生子”，最新版的《简明牛津字典》解释这个词为“唐突无礼的”，追溯其来源是中世纪的德文。字典给出了两个定义：“没有明确品种或血缘的狗”和“血缘混杂的人”这两种是 mongrel 的一般含义。另外的辞典进一步指出，这种血缘混合是“不加选择的和杂乱的”，所以 mongrelization 一词看来是胡乱的和无目的的。

“mongrel”一词必须具有一种新的意义，传达积极的、有目的的混血这个概念——这种混血拓展了自由的空间，同时为祖先增光添彩并且对混血人种给予优待。“mongrel”还不应有种族灭绝的含义，而是提供一种丰富现有民族类别的可能性——其丰富的程度是现有的类别包含不了的。由此 mongrel 就成为类别界线的突破者，是革新、勇气与宽容的源泉。mongrel 是一个富有挑战性的、毫无歉意的标签。它宣告同一切外族人、一切族间通婚者或客居异国他乡、学习他种语言、皈依新的宗教、展示一种新的公众形象而同时又保持原有特征的人团结一致。一个人称自己为混血儿就表明他同那些回避社交活动、不修边幅、放荡不羁、倒霉失势的人为伍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混血儿也算得英雄好汉。他们比那些单纯血统的人更具有远见卓识，更愿意向传统造反或对习惯的思想行为方式质疑。从最广义的角度看，创造性是人类生存条件的一部分，但是在一个部族纷争不断的世界上，混血儿可能比那些所谓的纯种血统的人更富创造力。由此可见混血